

中國人民大學書報

原動力

草明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

原動力

草明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總 121 中 14 32 開 204 定價頁

原 勳 力

草 明 著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四九年五月天津新華書店初版

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二月北京第二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益聯合組經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京 15501—30500

定價 5,800 元

目次

第一章	沖不淨的仇恨	一
第二章	和冰的鬥爭	三
第三章	來客	三九
第四章	陳主任	五
第五章	滿湖是非	七
第六章	燃燒	九四
第七章	動員大會	一三
第八章	老孫頭在屯子裏	二五
第九章	慶祝勝利	四一
第十章	英雄受獎	一六八

第一章 沖不淨的仇恨

李占春在宿舍裏凍的沒辦法，跑了出來，順道溜到朱自珍的小屋子裏。朱自珍正在凍着手修理一千五百度的電爐子呢。李占春看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：

『傻小子！你沒看見發電機躺着不動了嗎？你沒看見它凍成一個冰坨子那個樣嗎？還修這破電爐子幹啥？有本事的先修機器呀。』

朱自珍滿不在乎，還是很熱心地盤着爐絲，一面低下頭來修一面回答說：

『手藝人一天到晚兩手閒着算個啥？你說水車不動，它能躺個三年兩載嗎？能嗎？』

『誰知道呢？現時世道可難捉摸。蘇聯紅軍把日本人攆走了之後，中國人倒是來

了好幾樣，有些人叫他們做胡子，又有人說是國民黨；管他們叫啥；一句話，他們都撇不上電。」

『胡子也罷國民黨也罷，日本工程師不回來，機器別指望修啦。』

『七月天談雪，別設修不修了，咱們出去晒會太陽，暖和暖和再說吧。人家說光棍難當，我說冬天不烤火也真够噲。』李占春不由分說，一把拉着朱自珍朝辦公室門前走去。

李占春原是水電廠製材股的鋸木工人，壯大結實，力氣大，人老實，只是脾氣有點倔。朱自珍是個小工，日本人在時，他每天到機器房去掃地，偷偷地留心機器；可是他沒有機會用手去碰碰它，或者詳細地去看看它的轉動。油壓泵泵每隔兩三分鐘便軋軋地響一陣，特別吸引他的注意。他老尋思道：『什麼時候日本人才讓咱照管這個怪物。』他和李占春一般大，今年都二十三歲了；只是他娶了媳婦，李占春還沒娶親。他特別不愛說話，像大姑娘那麼害羞，只有和李占春那種老實人才合得上來。這時候他倆遠遠便看見老孫頭斜靠在辦公室前的台階上，他正眯着眼睛盯着『白骨溝』。

那邊呢。

『噉，他又自個兒在那兒發呆了呢。朱自珍，這兩天你覺着了麼？老頭兒心上可有點兒活動啦。』李占春眼望着老孫頭，用拐肘碰了朱自珍一下。

『難道他看中了屯子裏那個老寡婦不成？』

『我不是說的那個。他老打量下面那所發電所啊。他在盤算，也許——他到過縣衙門領過糧，唔，他年紀大了，也許有點兒門道。』

李占春猜的對，老孫頭這些天來的確盤算着發電廠呢。他坐在辦公室門前低頭望着山坡下面的發電廠，可以坐上幾個鐘頭。發電廠從來就沒有過像這時期那樣寂寞。寂寞得真難受啊。噉，不論哪一個山頭，遠的近的，都被厚厚的白雪埋住了。——然而往年冬天，在這冰天雪地的角落裏，機器可吵嚷得利害啦。夏天呢，更不用提了，山上盡是蒼綠的柞樹，山杏，山梨紅，低矮的榛叢，鮮紅的野百合花，嬌艷的野玫瑰，紫色的大馬蓮花和各式各樣的野花。鳥兒不知疲倦地在歌唱，老鷹在蔚藍的高空裏自由自在的飛翔；山坡下的發電機嘈雜的叫。玉帶湖的北湖頭平明如鏡，魚兒的蹦跳，常常

突破平靜的湖面。但如今湖面已經凍結住了，鮮花野草都凋零了，蓋了一層白雪；山林裏的野獸已匿跡；小屯裏的幾戶人家也都躲藏在茅草房裏過着嚴冬。除了風吼，什麼聲音也沒有啊。說到發電廠，更是可憐的很：機器被日本人在撤退時破壞了；八、一五後，又被一度佔領該廠的國民黨，打開了檢查孔，放水把機器淹沖過，如今已結成堅冰，發電廠外邊，臨着小河的變電所，更是零落不堪，白鐵架子和絕緣瓶子亂七八糟；O·C·B·東倒西歪；螺絲帽，電線，鉗片，零件滿地皆是。那四台風冷式的大變壓器，屹然不動地站在那兒。——不發電，那些傢伙像個大廢物。

看看這一切，參加開關電廠的孫懷德真有點難受。他伸直兩條長長的腿，讓溫暖的太陽光晒着。這個高大的山東漢全身長的很相襯，長胳膊，長臉，長鼻子；動作起來可遲笨。小伙子們常因此欺負他；討他的便宜或揍他兩下，等他站起來要報復時，小伙子們已跑下半山腰去了。其實他也只是裝腔作勢罷了，他多嘴也不生小伙子們的氣；他愛護他們像愛護自己的兒子一樣。老孫頭有一處叫人討厭的地方：碰着二三十歲的熟人，他便開玩笑自稱起爸爸來，特別對年青女人。年青人呢，便用種種友愛的語氣去

抵抗他：『誰是你的兒子。』『誰要你這樣的爸爸。』不管別人怎樣說，他從來不冒火，心滿意足地大笑一陣。只有一次，一個知他底細的中年人頂了他一句：『你的爸爸癮還沒過够麼？』他才傷了心。

老孫頭原是山東人，在家給人扛活，打十九歲上，他爹便去世了。父親快嚙氣的時候，指着門外的田野說：『地啊，農人離不了地啊。幹活，拼命幹活，老大，不負，好，好人……』

他依了父親的話，辛辛苦苦地扛了五年活。可是掙不上一寸土地；他媽死了，倒扯了一身飢荒。他就生了氣，把鋤頭一擲。離開了妻兒，跑外縣學木匠去了。他原是個勤快人，心眼也靈活，三年，學會了一身好手藝回來。趕他回到家來，他的虎兒已經九歲，會燒火，會幫他娘拐線。老婆紡一手好線，三年來母子倆好歹把日子對付過了。鄉裏的木匠數孫懷德的手藝好，幹起活來利洒，不脫期，因此他的活路挺不錯。一家大小三口人，都能勞動，光景過得挺不錯。他重複他爹的遺言對他兒說：

『人要勤快，拼命幹，沒有走不完的路，窮人窮不了一輩子。』有時候，虎兒放

學回家，坐在小木凳上拐線，他便坐在兒子跟前，一面給他搖扇子，一面說：

『多可恥，不幹活，光吃飯，拉屎，養孩子；養出來的孩子呢，還是不幹活，光吃飯，拉屎，養孩子。呸，這是財主們的道理！』跟着他屈着手指頭數上十來個人的名字：誰家的兒子光吃喝，啥事不管；誰家的兒子要錢；誰家的少爺淨穿好的，逛窯子；誰又仗着家裏有錢；爲非作歹，無所不爲。

虎兒聽的發呆，仰起臉來淨望他爹，手裏的活也停了。孫懷德就住了嘴，放下手中的扇子，溫和地微笑着，扶着兒子手裏的線拐架子，幫他轉動。虎兒不好意思地，却也甜蜜地笑一笑，趕忙繼續拐線，稚氣地要求說：

『爹你說下去。』

這樣的光景過了兩年，虎兒初小快畢業，他娘便得了癆病，不能幹活，老吃藥，錢沒少花；辛辛苦苦攢了幾年的錢，又都吃光了。過了兩年，她身板好一點，可是旱災又來啦。旱得可蝎虎，地裏裂成一塊一塊，河見了底，包米像珍珠子那麼貴。孫懷德眼看着一家三口就得餓死，打定了主意，便携妻兒跑關外。

虎兒慢慢長大了，他娘三天兩頭病，父子倆淨賣力氣：打鐵，木匠，侍候機器，當腳夫，小工，可是好光景再也不上他們家來啦。

『康德』五年，日本人招工修玉帶湖水電廠。父子倆便應徵上玉帶湖去了。孫懷德把老伴安置在西涼鎮住下，就領孫虎上這荒溝來。這時孫虎已二十二，是個長瘦力大的青年。

想起他的兒子孫虎，這位老頭兒更傷心啦。如果虎兒沒有死，已比李占春他們大了，興許已娶了兒媳婦，生了孫子了。啊，這裏原是一座多麼可怕的荒溝啊，滿山都是狼糞。打從日本人把這一兩萬工人招來之後，狼給趕到對面的摸頂山去了。——原來由狼統治的天地，現在由日本人來統治了。

輕便鐵道架起來，爆炸，鑿石，運土，小斗車咕嚕咕嚕成天價響，把平平的河灘堆成了大山。劃土的，推斗車的，抬石頭的，好長的一支隊伍啊；這支隊伍，不分晝夜，不分冬夏，囚徒似的在斥罵、鞭子的逼迫、死亡的威脅下幹活！現在老孫頭回想起來，心上好像還給日本工頭的鞭子一鞭一鞭地打着似的。李占春和朱自珍挨近了他，

他還沒察覺出來；李占春狠狠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。他正想着日本人的鬼相，肩上一打，受驚地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來一看，原來是那個忠厚可愛的小伙子，便親暱地笑一笑說：

『是你倆。和爸爸一塊坐下來！』

『你當是誰？』李占春滿臉孩子氣地嘻笑着。在老孫頭跟前，他覺得像在自己的叔伯跟前一樣。

『我當是川島太郎。』老孫頭隨口回答說。他這一說，把朱自珍說笑了，把李占春說惱了。朱自珍和李占春同時搶着說話。

『好老頭兒，原來你還想念川島太郎！』朱自珍笑着說。

李占春氣咕咕地說：『打從蘇聯紅軍幫助咱解放了東北，你樂的合不攏嘴。你天天叨咕：咱是中國人，咱是中國人；別人提一提滿洲國你都生氣，你又老惦記着那位和你嘮了半天嗑，還送給你一塊紀念章的大鼻子的蘇聯人，叫什麼，西米諾夫的。——』
『現在倒惦記川島太郎，忘了西米諾夫啦！還把我這個中國人認作川島太郎啦！』

「那能把你認作川島呢；西米諾夫，也更忘不了他和那些親兄弟！不用提啦，他們走遠啦，回國啦！人家裏還挺忙，能老呆咱這裏？惦記也沒法！」老孫頭嘆了口氣，拿寬闊的手掌摸着下巴。『只是我想起了川島，想起了鈴木，那些狼狗，也想起了成千成萬屈死的伙計。……』老孫頭顯然被沉思弄得不痛快，不說話了。李占春聽他一說，不特不生他氣，反而被他的不痛快感染着，他低頭望着山坡下面那破爛的變壓所。過了一會，老孫頭用平靜的嚴肅的口氣問那兩個年青人說：

「哼，你們這些小伙們成天呆着，眼見機器動都不動，心裏好過嗎？」

李占春站了起來，用並不帶惡意的冷笑反問說：

「老孫頭，你安的是啥心腸呀？日本那時代，我幾時都看見你像生了誰的氣似的，成天不說話。日本人來了便幹一陣，剩下我們幾個，你就唉聲嘆氣說：『有啥辦法呢？頭上頂着他的，脚下踏着是他的，吃也是他的。來了，便幹一陣；走了，大伙歇歇再說。』你教會我們懶；國民黨大員來那一陣子，你也教我們：『瞅一瞅再說，』眼下，機器也停了，人也閒了，你倒問起咱們閒得慌不，你安的是啥心腸呀？好比水

車那蓋子，騙大員打開是你，不叫關上也是你，……」這幾天李占春其實和大夥一樣，閒得慌，一天到晚不曉得怎麼過好，可是他把心裏話藏過，有意挑剔老孫頭。

因爲今天天氣好，沒有風，太陽有點兒勁，從屋裏鑽出來的人越過越多。他們都很自然地緊攏在台階上湊熱鬧來啦。他們多半是小伙子，其中有個五十六歲的老關頭；一個還信佛的老劉頭；另一個是三十多歲的老佟，他是本屯人，打從修水電廠起就有他。——已往，大夥不樂意和他在一起，因爲他愛拿大夥說的話告訴日本人；可是他呢，只要人多的地方便鑽前去。蘇聯紅軍在時，他也嘻皮笑臉混進去，只是在明眼人跟前他可吃不開。國民黨大員來發電廠那幾天，大夥摸不着底，都害怕；老佟却自個兒去見國民黨的大員，拿從前對付日本人的嘴臉去逢迎他們。從此，他又高高地坐在工友們的頭上，指揮這個到四十里外的西涼鎮去買肉打酒，支使那個打掃房間做飯；叫這個獻雞，派那個獻麵。因爲這兒變化特別多，因此老佟的嘴臉都給大夥瞧清楚了。誰知大員們來這兒不是打算修復水電廠，只想來揀點洋撈，並欣賞欣賞風景。不久，八路軍收復了鹿鳴江，大員們嚇得魂飛魄散，一心要再澈底破壞一下機器便逃

跑。那一天一個大員看見只有潘玉山和老孫頭在機器房裏收拾房子，他便問這小伙和老頭，機器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。潘玉山胆小，既不明白機器又不明白他問的是啥意思，一下答不出來。老孫頭一下就猜着大員的意思，就心他想把這破機器再破壞。於是計上心來：『他想套我呢還是想……要是他想破壞機器，咱可不讓！』他正躊躇着，大員便問到他頭上來了。他心裏撲通撲通跳，老實說，他怕大員就和怕日本人一樣。他怕他故意把機器說錯了，大員會槍崩他；如果說了老實話，他又怕大員要破壞機器。『這機器再炸一回，還指望修麼？！』他的心一橫，便撒了個謊。他裝成老實巴腳的樣子，指着水車上的檢查孔蓋，對大員悄聲說：

『咱不明白機器，聽說就數那玩藝兒要緊，只要把他打開，便天神來了也蓋不上，機器房全叫水淹了，水一直會淹上山頂。』

果然，大員撤退時忽忽忙忙把檢查孔打開，便逃命去了。水從檢查孔口猛力地冒出來，每天把水車沖洗，把機器房淹上了尺來高的水。水到了尺來高，便往外流，流到發電所跟前的河水裏，匯合於鹿鳴江去了。

老孫頭的機智把惡毒愚蠢的大員騙了，救了機器。至今，『水一直會淹上山頂』。已成爲一個天大的笑話。工人們樂起來便愛提起這個笑話，提起這個笑話就樂，並親睦地讚揚老孫頭的機智。老佟每次聽着，都記在心裏，他尋思，將來國民黨再來，他又有了獻功的材料了。說起來他和老孫頭也沒仇恨，不過他總喜歡給上頭拍馬，說說別人的壞話來顯顯自己的『忠心』罷了。

其實要蓋上這檢查孔也太容易，只要把北湖頭那邊水閘一關，水流停止以後，便能蓋上了。只是老孫頭怕胡子和國民黨再來搗亂機器，不叫蓋上。等冬天來了，老孫頭才叫蓋上，可是就蓋不嚴實了，冒出來絲絲的水，積少成多，把機器和機器房地面都凍結住了。

老孫頭是水電廠的一個普通工人，只不過他來的日子最長，爲人正派，他說出來的話和他做的事情，都能符合大夥心裏所想的，因此大夥都聽他的話。特別在中央胡子馬玉山洗劫以後，他提議工人派代表去請人民的縣政府救濟，得到圓滿解決；和他智騙大員，救了機器這兩件事以後，大夥更佩服他。蘇聯紅軍在時，他被提拔爲班長。

老修瞅着他有點眼紅，但是國民黨大員一走，他便失去了靠山，大家更瞧不起他。他覺得自己身體裏沒有一根骨頭，好比一隻蝸牛一樣，如果有一個硬殼子給他掩護，他便大着膽橫衝直撞；沒有了那個硬殼呢，他便癱軟，便垂頭喪氣。

這時老孫頭想着：檢查孔打開，原是自己想救機器，騙大員們打開的；後來又是怕壞人來搗亂不叫蓋上，以致後來蓋不嚴實，把機器冰凍得不像樣，心裏着實有點難過。現在聽了李占春頂他一句，他就更不好受。看着那麼些人，他心眼又活動起來，乘機嚴肅地糾正李占春說：

『占春，你可不能這麼說。什麼時候說什麼話，什麼時候幹什麼事。我活了四十八個年頭，這四十多年裏面，咳，我學會了偷懶，學會了罵人，騙人，學會了啥也不敢信，學會了……說起來話可長啦。我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，幹起莊稼活來莫說一個人頂我不過，就算兩個李占春也會落在我後頭；自然，那是老中華時代了。』

『哼，原來是個老莊稼人哩。』潘玉山插嘴說。

『我的兩隻手，哪有一半袋烟工夫閒的？莫說我自個不閒，看見別人閒我也會生